



論語講義卷二

子謂公冶長

集註其必有以取之矣東陽謂其字指長若云聖人有取乎長則不須用其字愚按其是疑詞不指聖人亦不指長語末之字方指長

不知其仁焉用佞

心之德愛之理是就性體上說仁當理無私心是就應事上說仁全體不息是就人品上說仁性體盡人同具應事則有能有不能焉人品則非聖者不足當之義各有歸不得因此廢彼○令尹子文章是因事求仁子張

所問原指兩人行事而言集註只應就處事上指出仁體豈應作此過大之語勉齋謂當理無私心是聞於師者全體不息是因所已聞而發其所獨得是不知言各有當之義而強生分別也又謂子文章雖引師說或問乃曰非通貫全體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則亦引前章之說以釋後章足見前說爲詳且盡也吾謂集註簡嚴或問體稍澶漫時或旁兼他義此自文章格式不同若欲因此伸朱抑李則下孟不仁哉梁惠王也集註只就親疏內外處說并不及無私當理將謂朱說又不如延平乎

子說

只宜按切內註說說其篤志乃見的實程子已見大意四字已從格外推說出來然是推論從前至謝氏他日所就之云則又推說到後日皆不如朱子篤志二字當下應付爲針鋒恰對也謂未信者終必能信亦是謝氏他日之意然云所就未可量語更寬濶說終必能信語便窄狹所以看書要於先賢成說外另立一說必定有詫異處總不如謹守朱說而發揮之之爲切要也

賜也何敢望回

凡人品詣不同以此絜彼各有差次其上愈之其次並

之又其次及之下乃望之愈則突出其前並乃比肩而立及則踵其後塵望則併不能及但不至聲影之不接耳先要將望字安頓妥適然後再將回賜較量說入何敢語言方有根瓣○聞一以知兩句所同所不同者二與十耳知囿於二則勿論其得之勞逸遲速總之遠遜於知十之回若脫去二字不講反於知字內別生計較則似回也知十而逸且速賜也知二而勞且遲語外增添反使本義晦而不顯

吾未見剛者

說統云剛主心體說不論作用吾謂理當兼就作用處剛者之心所謂行道得吾與傳道得吾徒是也○講家謂天下儘有淡泊寡營而未必堅強不屈者剛不但僅與慾相反也其說頗極分明蓋有無慾而不剛者矣未有慾而能剛者也

夫子之文章

士之進見夫子者孰不自以為有得不知其所得者不過可聞之末迹此特夫子之文章耳夫子之文章何嘗擇人而施何嘗有屏諸不得聞者總要在得聞性道後著想方得其理○子貢明說一可聞一不可聞則文章

自是文章性道自是性道豈得混而爲一雖曰性道卽寓於文章亦是推說如此非可遂作正論也

惟恐有聞

恐有聞正恐前所聞者之未及行耳此恐卽生於初有聞之時而直貫徹於行畢之後未之能行四字包括前後自初聞以至行畢皆然此恐蓋無時而或釋也恐字只合就性情上說

其愚不可及

按蒙引以不避艱險爲愚保身濟君爲愚之不可及其說正得註意武曹以爲謬甚蓋爲艾子子說所蔽朱子

云武子不全身退聽却似愚是正解愚字然又事事處得去且不表著其能所以爲愚不可及是另解不可及三字與註保身濟君一轉正合艾云縱使成公終不反國武子卒及於難其愚終不可及如此則士榮被殺鉞莊被刖其不避艱險蓋有甚於甯武之所遭者而夫子不與甯武同稱何耶

孰謂微生高直

孟子所云爲窮乏得我則萬鍾不辨禮義而受之卽此乞鄰而與之心也

十室之邑

忠信如某乃從十室之邑說起便是眼前擺列一輩鄉人特特借來做個榜樣故末句當專就鄉人身上推說他所以不能如某之故意思固是爲學者勉勵語氣却只就鄉人身上指點

可使南面章

可也簡只當從朱子可是可其人簡是所以可處存疑謂是可其簡簡字上文尙未明說卽仲弓亦止泛問其爲人何得越過一位置其人於不論而獨可其簡語意迫切不宏甚矣○居謂存諸心然自兼內外豈得謂嚴於內者爲心嚴於外者非心卽下論居之無倦亦豈謂

見於外者此心不妨倦怠乎武曹謂居敬專指心之所存不兼內外說其論可謂固哉朱子云簡也是就心上做出豈有簡處是心外之檢括嚴肅反須劃出敬外耶○末節集註明兼未喻默契二義或問則云夫子所謂可者固有未盡善之意仲弓乃能默契其微旨而分別居敬居簡之不同竟說仲弓能默契夫子未盡善之意將註中未喻意味却如其言不成說仲弓明知夫子心不滿於伯子故爲此將順之詞以博一贊乎吾謂或問之精細自是不及集註故說著默契一邊便脫却未喻一意如集註乃理意旣足情事亦真黃東發據或問而

疑集註未免粗心朱子嘗言或問可不必看正恐學者執詞害意耳

哀公問弟子章

怒不中節此過內事惟中節之怒又能不遷所以與不貳過並舉此中界限須別○程子所好何學論首句道字自指聖人之道謂聖人所由之路耳下文學之道與學之得其道乃指方法雙峯將前後三道字並訓方法則學以至乎聖人之方法似不成言語○喜愛是陽中陽欲是陽中陰怒惡是陰中陽哀懼是陰中陰○喜愛欲屬陽哀懼怒惡屬陰而哀懼之與怒惡又各自爲一

類又怒字淺惡字深懼在未事之先哀在既事之後喜者當於己心不在形於顏面纂疏陳氏說非○五性之說韓子原性篇已及之朱子謂其遠過荀楊者此也雲峯謂自古未嘗言五性程子始發之其說頗謬

回也不改其樂

或疑顏路甘旨有闕則人子不能無憂吾謂憂樂皆人之至情豈能相無但顏子則憂處亦是樂蓋憂甘旨之闕則所憂亦是性分之事而其所以求之者亦只盡我職分之所當爲則雖啜菽飲水足盡其歡庭幃間融融洩洩自得至樂終不分心到貧上去也如使顏子負米

百里之外則百里之往來滿道皆樂境必不至於戚嗟而發嘆○語類謂不改其樂僅能不改其樂而已不能改其樂者是自家有此樂他無奈自家何按此說恐未是程子解疏水章專就道理自然上說故須著此能字此處乃指實回身上說如何可著能字

非不說子之道

求意欲將說與力分作兩開見得彼此各不相干夫而後雖不敢自誇其進道之勇猶得自居於慕道之誠夫子正要將說與力合做一塊能說則自然欲進不進卽可以決其不悅故下截雖不更提說字其實畫字卽不

說二字之替身○中道二字最宜著眼蓋力必能用而後見其足亦必能用而後見其不足果其中道而廢則後此未到之境雖屬可惜前此旣歷之程固已殫精竭瘁而爲之今但一步不走而妄云力竭毋論力足卽果不足吾亦何自驗之此直謂之不說可耳○畫字須緊對中道句言之能至中道便是他不自限處畫則一步不前並無中道可言○今女畫是說求尙未至於中道并不得謂之力不足力不足本是個醜名聖人并此靴之乃是醜之以至不堪之名也如云畫便不能造到極處似對功虧一簣者言之非對一簣未覆者言之矣○

中道二字如適百里者業已走至五十里後五十里雖未至然前五十里固已大費竭蹶之勞今女畫句必須緊對中道句洗發一步不走底人豈可與五十里並論
孟之反不伐

高新鄭云註云故以此言自掩其功有功故掩是不情也伐固惡德然不情之病甚於伐聖人以微生爲不直而乃取不情之之反必不然矣說叢云聖人之言隨方立案安有定則夫子見當時爭功矜能者多故表出之愚按說叢此說竟說得聖人言語毫無定準此大害道若使當時吝嗇者多則又將表微生之事而出之乎須

知敗旋之師臣子正當以此自愧豈可邀功自掩其功實是他真心不欲上人故夫子取之諸說惟存疑得之蒙引甚謬○按之反爲老氏之流固無容論然就此一節却是他真心自下存疑推說處甚有發明蒙引謂姑取以爲世勸聖賢中正之則不足勸世必取老氏爲勸乎微生乞鄰而與亦豈不足爲偷俗之勸而又譏之何也

誰能出不由戶

道者人所當由之路世之不由道者或不知其當由或雖知其當由而故欲反常以示異則吾無責焉耳乃人

人知其當由且人人盡守其常無敢背常以取異而於道卒不能由是真不可解也抑亦大可怪也莫由斯道只現在就旁觀者眼前指點只如此囫圇說勿先爲解說其所以然之故

文質彬彬

先儒有三分文七分質之說愚謂註中相雜適均本非有分數可稽只是以恰好至當爲度質亦質到恰好至當處文亦文到恰好至當處只此便謂之適均蓋兩者各無偏勝之患也若必分此三彼七爲適均則此中爲三爲七非有定準將何所據爲損益且似子莫執中非

君子之中也

人之生也直

或云生字指有生終始全理蓋謂生之道理本合如是耳按此說乃本句語下所含之意竟以首句生字與下句一例看畢竟與口氣不符又云將生字看做生初之生害道不小吾謂此正人性本善之旨有何害道○生理本直罔則害其生理矣兩生字不嫌於異實又不失爲同時解自迷眩耳○朱子云如木方生被人折了便不直多應是死到得不死幸然如此耳以木爲喻義最明顯貫串上下兩句之義亦甚融洽

中人以上

要從中人二字內分割出以上二字來要見矜慎之意不是泛而相加

知者樂水

程子以夫子此言爲體仁知之深而朱子又只以爲淺言兩說不同何也愚按曾子固稱老蘇文指事析理引物託喻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能以淺言發深理正見其善於形容正見其體之最深則二說本未嘗不一貫也

魯一變

魯之所以當變其變之所以較易於齊必有其故如何是變如何是至道必有實義從此求之乃得○如何是道魯之未至於道者又是如何變之實如何一變至道其規模景象又是如何

觚不觚

困勉錄云餼羊之論所以存名觚哉之歎所以惜實二者同爲憂世之言設有子貢之徒因其制已失起而欲更其名則夫子又必有所不忍矣

君子博學於文

武曹云博文是格致屬道問學之事約禮是克復屬尊

德性之事困勉錄謂專屬道問學邊大謬先生云博文是義理日知所未知約禮是節文日謹所未謹以中庸知新崇禮對看困勉錄之說並未有謬但彼處崇禮與敦厚對舉故專貼問學此處專說約禮卽兼敦厚意在其中且與博文對舉故朱子亦嘗以道問學尊德性分貼二句然細究之尊德性之功貫徹乎博文約禮之內不容偏指所謂非存心無以致知則博文內亦自有尊德性之功也朱子以博文貼道問學約禮貼尊德性不過淺言以曉學者深言之只當就道問學說而尊德性意自在其中使朱子見困勉錄說亦當自悔前言之失

○日知所未知是博日謹所未謹是約朱子謂約之之字但指其人而言非指所學之文而言可知兩句只宜開說不宜串合講家必欲併作一串非是○存疑駁陽明行過然後能知其論甚晰再如農工商賈彼亦何嘗怠惰亦何嘗一日不力行正爲他知處有欠故行處未必皆是耳此可以見知先行後之理也如必謂先行過而後能知則古先聖王之設教亦爲多事矣

信而好古

人多不能好古或勉強好之非出於意之誠然惟信而好乃爲真好真好則自不敢妄作信字是文章加倍法

雖然最重却又不可說成兩義總是誠心好古之意
德之不脩

講家多以德爲吾所得於天之理愚按中庸以已知已
能屬德性則德字自兼行道有得一意在內專指生初
所得者偏矣○脩德是涵養本原是尊德性之事下三
者是道問學之條目下論以主忠信徙義皆爲崇德之
事此以脩德與徙義對舉則脩德專就主忠信說所謂
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
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脩德之事也析理則不使
有毫釐之差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講學之事也處事

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徙義改
過之事也○程子云涵養須用敬脩德也進學在致知
講學也

甚矣吾衰也

堯在位七十載急求庸命巽位之人舜又自言耄期倦
勤可見衰時比壯年自是有欠缺處上古聖人得天甚
厚堯舜皆享上壽當耆老之歲蓋猶在壯盛之時孔子
不及下壽則未老而先衰矣○衰在不夢之前

依於仁

陳氏杖衣之說取譬雖親然杖有時離手一語有病當

云杖須有意把持衣則自然附體有安勉生熟之分無離合之異也

不憤不啓

此節書新安謂朱子作兩截對說程子只作一串說須知二說並行不悖程子專講道理朱子兼貼口氣論口氣上下自是兩平論道理上下共成一串困勉錄謂憤悱在未教之前反在已教之後二語最爲精當憤悱是自憤自悱非先有所以教之而然也啓發乃是教之之處教之而但能領吾意於言中不復能推其義於言外則於此理畢竟尙有未徹處不復再告以他事也如此

則舉一隅卽是啓發之實南軒所謂於是而啓之發之庶幾其聽之專感之深也然告之亦舉一隅耳大註小註之說皆然可知此說之確不可易○舉一隅句與上句爲轉不與上句爲承上兩句言不啓不發此句却正言啓發之實事當從兩不字轉到可啓可發者身上又從啓發處轉入舉一隅理解乃合今緊承上二句說下謂不憤不悱者雖不啓發却又未嘗無一隅之舉不知此所舉者是足以啓發人之言抑不足以啓發人之言不足啓發人何能使彼隅反足以啓發人則仍是不憤而啓不悱而發矣於是遯其辭曰別舉一端夫有主義

而後可別生芻義彼且茫無求達之意與言則主義尙不知何屬何從別舉一端借曰確是別端不又預犯了下文復字不憤悱更下於不隅反者不隅反則不復不憤悱者獨可復乎種種自生謬戾乃知程子及張南軒之說確不可易也○旣云不啓不發則寂然無所舉示可知矣然則舉一隅是爲憤悱者言非爲不憤不悱者言又可知矣時解仍對不憤不悱者言又恐舉字與啓發有礙則云別舉一端不憤悱而復告以他端愈滋其惑耳種種謬戾總由不能細玩本註程子及大全南軒張氏之說耳○看書之法總要四面看轉下文復訓再

告則啓發之爲初告可知舉一隅不卽是初告乎然則啓發之與舉一隅不過一虛一實之分並無異義舉一隅卽是啓發之實啓發不過虛言之耳○賜也知二回也知十聖人未嘗言二言十祇此一隅之示而已故曰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聖賢教法從無罄全量以爲示者如克己復禮爲仁一言而已回知克復是綱因而請問其目便是三隅反處時文家輒言名物象數亦欲罄全量以爲示名物象數繁矣雖懸河之口何能罄全量以爲示哉○和尚叅禪則時或卓杖時或豎拂時或空立一指時或手打一圈聖賢教人縱使假物取象亦必

發明所以取象之意而達之以辭從無不落言詮空舉一象能使人醒悟者昔有問前輩鉅公以如何是萬物皆備者鉅公正容莊色朗聲高誦云萬物皆備於我矣其人聳然言下有省朱子以爲此皆禪子之唾餘今謂聖賢舉象處一皆有意有詞則與啓發畢竟有何分別若謂無意無詞則豈非將聖人看作一个不語菩薩乎○謂必待憤悱而後告恐疑教者竟無一端之指示不知憤悱字甚淺不過是求通之意微見色貌而已并此一點色貌亦不露又何所施吾教強而聒之不亦多事乎○凡論孟精義所載張程二子及門下諸賢論說皆

專論道理至朱子爲集註始兼貼口氣故集註體例凡正解本文及順衍口氣者屬諸本文之下其專論道理者則列之圈外猶今世高頭講說纂集先儒諸說皆低一字書之列之講後是也今人動以圈外忽之不知精義諸說有不可從者集註早已削之或問一書發明取舍之意彰矣其載於集註者皆其必可從者也近世講說動云此圈外註不可從不知旣不可從朱子特載諸集註也奚爲如此節舉一隅便是啓發之實夫子口氣不曾自爲疏說故內註不及而理則如是故外註及之今學者多爲時講所惑圈外註往往閉目不觀以是於

題中實理相承處竟茫然無覺而特爲杜撰之論以爲
鉤聯貫串之術豈今人識見果有能突過先賢者乎○
不憤悱者固不啓發矣至於能憤能悱之人則雖不靳
爲啓發而啓發又自有其道焉是舉一隅三句承上轉
落之義○能疑然後可告能悟然後可再告此本節兩
平之義也然一隅之舉卽在能疑之後非因其不能疑
而舉之也○存諸中者爲意出諸口者爲辭燦陳於事
物間者爲形與象其實一而已矣舍却世間形象將何
者存諸中出諸口乎理本無二不得妄生分別○不是
不肯罄量須知物理甚繁正使口若懸河如何能罄量

以示故舉一隅亦並非聖人有意教法自只得如此
用之則行

朱子分析義命二字最精但只說得舍藏一面恐不善
讀者輒疑歸歟浮海之歎其知命反後於他人當另補
用行一意蓋用行亦只看義理何如雖使前面必做不
去若義理當行也得與行所謂君子之仕行其義也若
斤斤自守之士必須要到天下太平人人彈冠櫛慶方
肯出來方信道之將行也命若使稍有行不通處雖用
之他定不肯行此亦所謂不得已而安之於命者也聖
人則行藏皆不論命只看義理何如○如閔子辭費宰

之召便是用而不行以孔子應佛肸公山之召推之顏子必不辭蓋顏子地位已到不磷不淄處故夫子引爲同心○按朱子集趙恭父問惟我與爾之與是訓同則誰與吾不與之與是訓許朱子答曰與字恐難作兩般說蓋朱子不欲將下二與字作許字解耳概言相與則上下皆同○成是決斷之意朱子解末句側重在成字上然由也果不難於成事而難於謀困勉錄謂不徒貴其能成貴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斟酌最當

雖執鞭之士

執鞭之士只作一現成境地看是求富中一個術業不指求富之人譬諸由路執鞭之士是個路徑下爲之乃是言由路之人○世間自有一種執鞭之士未必皆爲求富而然此句雖因求富計及此然只作一現成境地看只抵得賤役二字下句爲字乃就求富者說

伯夷叔齊何人也

子貢入問之意要將宗社爲重意立論方能針對衛事而何字一番推敲疑問亦覺有情○何人句是疑問之辭正要在讓國上作吹毛求疵之論隱隱爲爭國者開解乃與神理相合○須從宗社上發論夷齊交讓恐是矜尚氣節爭一己之虛名而忘宗社無疆之大計不得

遽目爲賢以此關照衛事窺探夫子之爲不爲乃爲宛
合○就世俗之見論之兩人制行殊不近於人情卽論
道理夷尊父命齊不幾於違父命乎齊重天倫夷不幾
於背天倫乎且兩人各欲自成其名而祖宗世傳之緒
竟棄此如遺是徒出於慷慨激烈之私類於畸人狷士
違道干譽者之所爲非大中至正之道也要反對下文
賢字隱隱爲衛輒尋脫身之路乃爲得題之意而語氣
亦肖○何人一問全要深推曲勘於讓國處尋出他些
小不是處來見得矜尚氣節未必合於大中至正之道
庶幾衛輒之據國拒父或尙有可解免之路而夫子亦

尙有一毫爲之之意也○按章末大全所載朱子第二
條謂凡讓出於不得已便有怨本意是謂或迫於事勢
或激於意氣不合於天理之當然者卽所謂如其不必
讓而讓之則未必無怨悔之心也故其上文先說求仁
得仁是就心上本原處說下文接云夷齊之讓是合當
如此乃天理之當然前後只是一意本不曾有兩說武
曹妄謂後說不如前說之精蓋謂不必讓是就道理上
說不得已就心之安勉處說子貢怨乎一問正欲察
其所安不知此處只論道理子貢之問乃就道理上窮
究到一個至極無憾處卽朱子所云就心上本原處說

亦要看本原二字本原處便指仁非徒論其心也若徒論其心則似專論兩人品詣之純粹與否非爲衛事窮究矣○按此節問答是窮究道理之是非並非品題人物怨乎之問猶云讓得當理不當理也朱子口口聲聲只說合當恁地義理合如此並不曾有安勉之說武曹蓋誤看也○胡氏說夷齊所爲是要全性命之理亦未可謂之大害理不過說得夷齊地分略淺耳猶之謂顏子所樂在道程子謂如此非所以爲顏子其實所樂仍不能有外於道朱子於彼處獨持平允之論而於此乃爲矯厲之詞恐記錄之有誤也○竊謂君臣之義雖重

然必有父子而後有君臣未有滅父子之恩獨伸君臣之義者且爲人臣者正宜以仁孝之道輔其君豈有君知有父而爲之臣者反敢稱兵以拒其父以是爲盡君臣之義者朱子答范伯崇書謂輒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拒蒯聵而輔之此一語不過一時率筆畢竟害理傷教輒僭爲刪去勿致疑誤學者○亡人在野而爲子者優游於宮室莞簟之安覩然享大孫之奉而不知風霜荆棘中其父寢膳若何此豈有人心者乎輒罪不容誅無可言者惟有聵去時輒卽從之以去自悔其不能諭親於道而以罪人之孥自處終身勿入

衛國可也若就衛之臣子而論輒不當國則可輒當國則此不當立之世子乃吾君之父也可與師以拒乎曰贖得罪於先君故也先君君也今之當國者非君乎以爲君之子而得罪於君拒之可也以爲君之父而來就其子之養可拒乎自愚論之輒當靈公未終時便當早去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贖去卽輒亦當去更無別議何俟國人推擁而始議去哉

樂亦在其中

孔顏之樂不必分程子解此章亦以不改爲說簞瓢章語類斤斤在不改亦在二字上分別孔顏境地鄙意每

不然之○上蔡云義而得富得貴猶如浮雲况不義乎語類以其說爲過高按此說於理無害只是不合口氣且多增轉耳蓋如其說卽疏水曲肱亦浮雲也此其口氣之不合也若論道理則舜之固有禹之不與何嘗不視如浮雲

學易無大過

明乎吉凶消長之理卽明乎進退存亡之道然易中所云乃是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進退存亡是吾人所遭時勢之適然至於聖人之所自爲則惟有不失其正而已不失其正乃是與天道合符處若但云進退存亡

一如吉凶消長則似純任自然如履霜則自致堅冰城則自是必復於隍一切扶陽抑陰持盈保泰俱可不事矣須知凶消亡喪都是不好字聖人學易正是有鑒於天道之有凶消而致其戒慎恐懼之功使不致自蹈於亡喪之域豈可脫去不失其正一語但云人事一如天道哉○學易則知人事有進有存有得則卽有退有亡有喪無時無處不以戒慎恐懼之心行之酌盈劑虛之道處之不至陷於退亡喪之地而始悔見之不早謀之不豫也

子所雅言

有絕口不言之事有偶然言及之事皆非時常言之也雅則無一人不與之言無一時不作此言同一言也此獨多而較詳其入諸門弟子之耳者此獨習而較熟唯其言之詳故每舉輒及遂若有區域之可指唯其聞之熟故約略追思亦若有成數之可稽所字是有區域之指并有條欸可陳之意○詩書所言無非修己治人之事皆學者所宜身體而力行之者集註謂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難道詩書只教人誦說不必身體力行乎諸家講執字唯雙峯饒氏言之甚晰饒云禮有五夫子所常言者只是言人日用所常執守之禮不可闕

論語講義
者爾若宗廟郊社朝覲會同非常所用者則講之有時亦不常及之也○人知末句重一皆字然說來仍只還得一雅字不曾道得皆字何也雅字豎說皆字却須橫說上文所字亦是橫說但所字是分說皆字却又是合說能知橫說合說之解者庶不混入雅字所字分內去而爲上二句題所奪○使所言之理有切有不切則言者亦可或略而或詳詩書執禮無一不切於日用則偏舉其一祇覺其說之不詳偶有所遺已覺其理之未備要如此盤旋屈曲在皆字上著力乃不爲上二句題所奪○所是不汎及於三者之外皆是不遺漏於三者之

中

我非生而知之者

上章因子路之秘不以告而自明其有可共知之實下章因世人之過以相推而自言其所可自處之方上章就爲人大概上說以行言下章專就義理識見上說以知言上章言好學之篤重註中日有孳孳二語下章言其所以得知之由重本文一古字兩章語氣大略相同細分之義指各有所重一語不得通融

子以四教

四教是不繁不簡之意然尤重在不簡○文行忠信是

教之條欵如教之讀書窮理是文教之修身行道是行
今謂講孝弟講忠信都只是文則是子以一教矣行忠
信三者都要學者自去著力不得謂忠信方是學者自
做之實事也今謂教者只是口教故總歸在文上去不
知如何乃是教行教忠信之法乎大全所載朱子數條
都在學者身上說讀者切須善會○存疑云忠以心言
信以事言如欲孝欲弟心無不盡是忠行孝行弟事無
不實是信按忠信二字先儒皆混說惟存疑剖析最明
○新安謂存忠信所以誠實於力行蒙引謂忠信疑通
管文行前章主忠信疑亦兼知行愚按忠信本也無一
不貫豈其於學文時獨遺蒙引說極是新安專承行字
說義猶未備

得見有恆者

是有恆不是有誠有實恆是持守有常之意其所以能
持守有常則由於有誠有實意雖相通語言却須還他
分別多用敦龐醇篤等字便易與善人相混一也有恆
固作聖之基然亦少不得要造到君子地位然後可以
由大而化今若絕不迴顧君子毋論道理未圓卽淺就
文法而論亦似第一個斯可矣不像是第二個斯可矣
二也雖要迴顧君子又須知有恆字却從善人轉出不

是從君子轉出但云充以學力可至君子不更就資質上分別等第則夫子但說君子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亦得了何用中間更著此曲折三也有恆之與善人同屬美質何故又分等第註云善人無惡則是有恆尙未必無惡也非必有爲非作歹之惡只是質性偏駁不及善人之粹美自有許多不妥適處但其骨力堅凝不是世間半上落下底人充以學力自能決擇持守便可至於無惡之地故雖次於善人亦可與善人同造於成德之地而爲作聖之基此處不還他明白則從上轉落處都無意謂四也此章書譬之有恆是個

起脚處聖人是要到一個地頭處善人是起脚時經由處君子則又是要到地頭一個歇宿處要逐處周到而遠近位次又不許有一毫紊錯乃見細心○有無虛盈約泰皆假借之辭虛盈以氣量言謂其中之所受約泰以形模言謂其外之所就朱子約就用度上說及後貧富貴賤之語似不必拘

人潔己以進

與其潔與其進鄙意不欲說當與及不可不與等語當與及不可不與等語自在下文唯何甚三字中此處且自講教者接引後學其心事如此○如夫子稱閔子夫

人不言言必有中此是并其既往者與之稱顏子足發不愚此是并其既退者與之若隨常交際之間不過與其潔也與其進也○比如舜跖兩人同見孔子有人焉隨其後而觀之見舜則孳孳爲善惟日不足必以此爲孔子過化之功孔子不肯冒居其功也若盜跖一出聖門便去殺人放火人必以爲孔子教令之不善孔子豈遂冒承其咎哉蓋當其來見時舜跖同此一念之誠舜之見初非逆料其後日之卒能爲舜而見之跖之見亦豈能逆定其後日之終於爲跖而拒之也哉○進就時候言之要語語注射下文退字落想勿混用潔字中語

又與字內便須將門人惑意納入惑之之意亦總在逆其將來生出見得此人未必是爲聖爲賢之器不知吾所與者乃僅在此進見之時則是界分未嘗不嚴尺寸亦未嘗稍假也故吾謂作此題不許逆入只許順做者意蓋如此○進與潔不分二時對往日之不善言之則曰潔對退後言之則曰進况潔是實字進是虛字兩字層遞說下本不可以平對平對處乃在下句往字退字往指前日退指後日潔已以進則總在此時講與其進句不得謂所與者又有在且上文潔已以進業已唱明潔已卽在進見之時此句不得重複分作兩層只當云

言言言
吾之所與在潔而彼之所謂潔者於何見之哉如此乃得

君取於吳爲同姓

昭公取同姓若使司敗問孔子時竟顯言其事以相質則有魯大夫練而牀一事可以爲例只當以吾不知答之

子與人歌

與人歌不必同聲歌此一曲只兩人互相唱和便是和亦不定是歌彼已歌之曲雙峯謂與人歌是與之同歌看得與字太泥蒙存解反之句謂自輟其歌使其更端

再歌其說更泥又按旣與人歌未有彼唱而此不和者和之人所同也反之而後和聖所獨也稼書自言初意欲專重反之者誤鄙意却以稼書初說爲是

三以天下讓

按泰伯見周之國勢日强大民心日歸於周己又躬具聖人之德若繼世踐祚必然使海內歸心以是辭而去之只吾身不有商之天下便是合乎天理之正卽乎人心之安處至於商之終失天下周之終得天下伯又豈能抗違天命區區以一人之身爲之撐持而扞拒哉湯海若謂伯之讓季欲季輔商而安天下未免曲說使伯

果有此志何不躬自輔之躬自安之乃以委諸其弟蓋周家剪商之勢已成伯已知天命之難復却只有逃而去之使己身得全君臣之義則已縱使泰伯繼世踐祚之後至事勢必不容已處亦只有遜國而逃人各有志非可強同泰伯志在讓商便顧不得社稷為重之一說是故舜欲全孝自必逃之海濱伯欲全忠自必逃之蠻

地尚班案說春秋者皆以隱之讓桓為成父之惡謂仲子非夫人桓公非正嫡故耳先生云叔齊季歷皆非正嫡伯夷泰伯之讓獨不為成父之惡何與龜山據家宰之義以律隱而責其南面稱公為自取薦氏之禍斯言獨為有見然後知古之讓國者必逃而去之誠不欲以其身自立於危疑之地也又論建元吉之事謂高祖欲廢嫡而不果世民欲讓嗣而不避早知必有九年六月之禍也右二節雖於伯夷泰伯本義無關然於兩

人遜國而逃之義獨有發明附記於此尚班識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集註舊以三者為修身之驗為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專做效驗說改本直作工夫說按作效驗說似更該括工夫自在上文貴字內朱子謂做效驗有病竊謂作工夫亦復有病工夫豈專在動正出時不成未動未正未出之先姑且任之而已只現成舉一能莊敬持養底做个樣子使知道之所貴在此而勉力以副之實致其貴之之功則操存省察皆在其中矣若謂斯字內兼操存意則動正出三字

又說不去故圈外程註亦主效驗說莫若從朱子舊註
爲是又按蒙引謂本文舉現成言註語在本文外體貼
最細其說當從○竊謂蒙引之說深得朱子之意講家
皆錯會朱子之意者也朱子改本意在補出全體工夫
不肯偏指平日說講家却反專重臨時脫却平日一節
其病更重於專指平日說矣此所謂求密而得疏也

昔者吾友

此句隱含二義一見今之從事於斯者少一見此事亦
非必不可到之境一以致慨亦一以致勉也

君子人與

君子是一個名目託孤寄命三句是言其人之品詣上
句君子人與重在名目上言此個名目不易承當庶幾
加諸如此品詣之人或可無愧下句君子人也却重在
品詣上言如此品詣更無有能出乎其上者舍君子之
名目又何足以致其推崇一疑一決語意如此

仁以爲己任

此章書逐句相承都用下句洗剝上句仁以爲己任五
字乃是洗剝上文任重二字之所由來要激發得下文
不亦二字起便佳○人各有任而士之引爲己任者乃
在乎仁此其所以獨重也仁何以獨重蓋凡一節一行

之奇苟能感激自奮皆可勉爲仁則本心之全德有一私未融一理未備卽不可以爲仁以此爲任所以獨難要專力在仁字上著精神乃得○不必講到身外之圖如獨行之士或廉或節或信或義未嘗不有關於心性然只是專以一事成名惟士也必欲求盡吾心之全德故其任爲獨重○此句是論道理下文死而後已句乃論工夫故講此句要側重到仁字上去不宜偏重了己任二字或謂註中身體力行四字豈不是工夫吾謂身體力行不過是己任二字註解要看句首而必欲以四字是說士所期待者如此卽本文以字也其所以者在

使驕且吝

仁其必欲以身體力行者在乎本心之全德此其任之所以獨重也語意都要歸注在仁字上去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驕是以此加人吝是以此私己一驕吝則人但見其驕吝驕吝外竟一無可以自見之處故曰其餘不足觀餘字對驕吝說不對德字說德固爲才之本然亦僅可以才爲末不得輒指爲餘也

恐上增一心字一功一心義指了然不容相混但功與心不是截然開說說心處正是將工夫催緊文法是以下句鞭迫上句耳孫月峯盡歸諸心時講又一舉而空之不分功心其說更爲蒙混據其所說惟其精勤是生恐懼惟其恐懼愈加精勤精勤豈不是功恐懼豈不是心至謂上句指進取之猛下句又加做策持守之嚴進取是功做策是心終不能渾此二字也却又於下句添持守二字似上句指未知未能者言下句指已知已能者言語間反益支離尤足疑誤學者鄙意只當遵註講解上句說功下句說心爲是○要是如不及後之恐失

方見加倍策勵之意故講次句一處離不得上文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

世之共推爲巍巍者一當勢位烜赫之地不覺自失其巍巍故論舜禹者正當於其有天下觀之又二聖之有天下與凡爲帝王者不同以常情論之尤難於不與故特言之

大哉堯之爲君也

上節言德不可名下節言業有可見初看亦似明順然上節言德原就發用處說非指內蘊之德截然分開則似有明德新民之別故未穩的但謂下節卽申上節意

則兩節界限又若不甚分明愚意德是主宰運用乎事業文章之內者事業文章是德之呈露於迹象間者堯之德實亦不外乎事業文章但其全體運用處廣遠而難名其呈露於迹象間者則人皆得見之是故隨舉一可見之功無有不巍乎其高大者隨舉一可見之文無有不煥乎其光明者求其主宰運用乎此者則舉一端又遺却一端全體之廣大直是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惟天爲大只照註就形體言惟堯則之則以德言

亂臣十人

宜生先世封國於散後爲周滅遂臣於周海寧沈心醇曾見周太僕散氏鬲銘述其先世封國疆域及宜生佐周功伐甚具惜其字多剝落不能盡識爲余言其大略如此內有乙卯二字筆畫最爲明晰好古家遂傳稱爲乙卯鬲云宜生事略見路史散氏鬲近今始見不載於他書故記之

以服事殷

按服字有數義尙書五服六服及周官九服是以侯服言旅葵無替厥服服訓職詩大雅昭哉嗣服服訓事此服字不知當從何訓先儒未有明言之者竊謂此只當

論語精義
作從順之義○或問有意要回護武王却反將文王說壞觀語錄謂漫載放那裏則此實朱子未定之說不宜纂入爲是本註范氏說最有遠神極得立言之旨必欲回護武王則謂武節便說不去又有者不取而自有也或問以有二爲取其三分之二未免冤屈文王

禹吾無閒然矣

孝鬼神美黻冕必是從吾說夏禮處見得

如有所立卓爾

夫子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首節仰鑽瞻忽蓋就泛應處觀之至於如有所立卓爾則已窺見本原渾然一理之地故嘗謂顏子所見卽曾子所傳一貫之道是也須要說得切實可憑勿作恇恍之談

譬如爲山

此節自來講家都欠明曉由於急躁要向功力上說自吾論之每段上三句只就眼前境象上說吾止吾往乃就本人功力上說爲山未成一簣作一句看言其勢已高止謂止而不高也平地雖覆一簣亦作一句看只就現成境象上說言絕不見有高勢進則謂前後異觀每進而益高也吾止吾往是推原所以致此之由方就學人功力上說不說進吾進也而特變其文曰吾往可知

進與往二字有內外之分推之上句則兩止字亦分內外可知矣○平地是喻已往之不學覆一簣是說現在之根基進字乃指後來之造詣逐句界畫井然不容相混故譬如平地句不但說不得詣力并根基字亦爲越界蓋人但知眼前其見者之爲平地不知時移事易之後追溯從前此境亦有隱然可憶者蓋此固昔日之平地也○平地一境雖聖人亦有之孔子十五志學則自十四歲以前猶平地也雖曰義理已屬生知然亦必自能食能言而始見未能食未能言與庸孩無大異豈非亦是平地○平地二句是說現成形勢進是後此之所

加吾往句又就本人志氣上說人但知覆字與進字有分不知進字與往字亦復有分進是外間層壘之形往是內中奮發之氣一就山上說一就爲上說上文兩止字亦當作如此看所謂字同而義別也自來講說都欠分曉若精心析理之士自當逐處究研不容一字混過○覆一簣句只當就現成基址上說且漫說到功力蓋就往日已覆者言之非當前用力字也凡平地之突出者曰邱曰陵皆可因以爲山下至隆起爲墳高平曰原皆有可因之勢今總不論但以方覆一簣者言之其去平地蓋亦無幾矣如此著想方得雖字前一層意且能

反激下文進字○進與往講家不分內外多只混說過去如此則似進吾進也往吾往也非所謂進吾往也矣○譬如爲山者於此昨日視之一簣也今日視之不止於一簣矣又明日視之崇隆巖業更非昨日前日之所見矣非所謂進乎彼一簣之所以累進而靡窮者實由於吾能奮發而不已也

入公門

曾子固云天子諸侯門制見於經者不明學禮者謂諸侯之制有皋應路門天子之門加庫雉然見於春秋者魯有庫門雉門見於家語者衛有庫門或以爲褒周公

康叔非諸侯常制子固此說蓋本詩之鄭箋至孔穎達正義則謂毛以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作庫雉則諸侯無皋應故以皋應爲王門之名朱子集傳復申說之云大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近儒復引橫渠張子解造舟爲梁之語爲証以爲造舟亦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爲天子之禮則朱傳之說愈明鄭說爲妄矣○又按毛傳本以皋應爲王門之名鄭箋則以諸侯有皋應路門天子之門加庫雉至孔穎達引明堂位之言以申毛氏之意朱子又歷引

書春秋禮記家語皆無云諸侯有皋應者以闢鄭氏之
謬然後灼然見諸侯有庫雉而無皋應鄭所謂魯有庫
門雉門衛有庫門爲褒周公康叔者其言直無稽之臆
論矣

當暑

當猶方也是虛字不是實字時文重拈當字發揮直作
抵當字解者非且須泛就時令上說不宜遽入人身當
斯時也鳥獸且因之而希革矣人其何以禦此暑乎大
意如此

狐貉之厚以居

馮厚齋云居不厭溫故取其厚若出則以輕裘爲便此
說非是狐亦未嘗不輕出亦未嘗不取溫厚但出則或
朝或聘或祭各有當服之裘不能一於狐貉耳

朋友之饋

尊者之賜無有不拜受者朋友則否朋友以祭肉饋亦
無有不拜受者他物則否朋友係敵體相交又且本有
通財之義車馬雖重總只以財物相饋卽與束脩之間
無殊獨於祭肉則拜者係彼祖考餘惠是卽無異於尊
者之賜也然亦不必說到友之祖考向會親致其敬蓋
友之祖考非必皆吾所及見之人設非吾所及見之人

而以祭肉饋遂無此悚惕之誠乎是於義反有所不周
矣亦不得謂車馬雖重因其常有往來故視爲無奇果
若此則行道之人有饋夫子反將下拜乎

色斯舉矣

此與大學縣蠻節異彼處是要引起人當知止此處只
就鳥說只須引得起時哉一歎故神情所注全在而後
二字○舉不速則恐其避患無及故曰斯集不慎則恐
其禍機重遇故曰而後上句意在於速故可用見機明
決等語次句意在於運用不著機警字

論語講義卷二終

孫克任克新校字

程